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五十五
至五十八



1 3
849
86



門
4
849
8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失賢

拒諫

害賢

失賢

古語曰千里一賢猶云比肩言希有也又曰黃金累
千不如一賢謂難得也必能遇而禮之得而任之則
治無不勝道無不臧觀其簡兮之詩適彼之句邦君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五十五

失道賢人退藏欲霸盛不其難哉

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

者見

詩人賦栢舟言其不遇也又簡兮刺不用賢也

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仕於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

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又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

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也

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詩

人賦考槃刺莊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

風其朝焉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之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又遵大路詩思君

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

祭仲專權

詩人賦狡童

刺忽也

忽昭公也

又揚之水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詩

人賦侯人以刺之

虞公

史不書名及謚

時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大夫宮之

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虞公不聽宮之

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又云虞不用百里而亡

百里奚而去虞公之不可諫奚知之

秦康公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詩人賦晨風以刺

之又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是時晉大夫士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

狄難日至賢若之何賈季亦晉大夫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

季中行曰季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繇舊勲有狐偃之舊卻成子曰賈

季亂且罪大殺羊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踐而有耻辱而不

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及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孥壽餘子也

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

欲使行秦伯使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

壽餘曰諸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辭行示已無去心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何言必歸其妻子明白

如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搥臨別授之馬搥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

日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

謀而還喜得士會

齊景公時孔子適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

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能不用

衛靈公時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其後自陳還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既行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魯哀公時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時相公叔痤病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王且去痤屏人言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

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孫鞅乃西入秦

齊宣王時鄒人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王王不能用適梁

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

楚懷王時屈平爲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懷王聽上官大夫之讒疏之及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

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

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拒諫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藩屏丕緒千乘之國厚位也故諸侯立家以保佐王爵所以彌縫其闕而圖惟厥終者也故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矣噫禮義下衰風流殊缺或臣能承命摩勵之志屢申而君匪從流忠力之臣罕諒傳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從而不改亂之階也其自

用甚者則唯戮是聞故有進思盡忠之臣萌禍心以爲報謀以衛國之士賞刑典而勿捨在愎諫之斯甚

咸貪亂以自喪民之無援禍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衛莊公時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魯隱公三年臣欽若等曰自此已後諫辭並具陪臣規諷門

石碯諫之弗聽

魯隱公三年

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

地焉

偽辭以畧地畧摠攝巡幸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遂往陳魚而觀

之

陳殺張也公太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書曰矢魚于棠

非禮也

陳桓公時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魯隱公六年

陳侯不許五

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佗 陳侯

曰宋衛實難

可畏難也

鄭何能爲遂不許

魯桓公取郕大鼎于宋

一年

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

諫之

大夫僖伯之子

公不聽

莊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

曹劌諫之公不聽遂如齊是年

丹桓公之惡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

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

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

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又哀姜至公使大夫

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魯文公時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

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其本交廕之也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

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

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二若之

何去之不聽

齊景公時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

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

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

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也

魯昭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商晉子家子曰有

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欲使次於境以侍命弗

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

不便一介辱在寡人一介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

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後逆之逆侯也言公不能用于家所以見辱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

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太子統帥是失其官也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且臣聞臯落氏將

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惠公時秦饑使乞糴于晉魯僖公十四年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哉明年秦伐晉惠公乘

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馬者大事必乘其產

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易變易人心亂氣狡憤陰血同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

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彊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于韓原戎馬還濇

而止濇泥池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情泥中秦獲晉侯以歸

鄭文公時晉公子重耳過鄭文公不禮焉叔瞻諫之

弗聽叔瞻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祭黍不為黍不能蕃庶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

生不疑唯德之基弗聽

曹共公時晉公子重耳自衛過共公不禮禮二而聞其駢

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

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

可謂賢矣而君蔑之不用賢也謂晉公之亡不可不

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
憐窮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嘗

政之幹禮

之宗歸之嘗

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

公孫固也言君與天所棄心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

魯僖公時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僖公卑邾不設備而

禦之

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

可恃也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晉靈公時趙宣子為政

魯文公時

驟諫而不入

宣子趙盾

靈公

壯侈厚斂彫牆

彫盡也

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

臠熊蹯不熟

蹯熊掌其肉難熟

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

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

刺趙盾

楚靈王虐

靈王魯昭公時

白公子張驟諫

子張楚大夫白公

王患謂

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

對曰用之實

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

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宮殤之居也執謂記

凡

其錄籍制服其身如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賢

不欲

白公又諫王

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不然何意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日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愁猶願寘置也對曰賴君

之用之也故言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

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規見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難盡而又以規

諫為之手今象出微外其三獸則荆楚有也浦地名或曰巴浦巴郡合浦遂趨而退歸杜

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

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勾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又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嗣

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

衣不重彩弟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

為吳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

吳王不聽其後越王勾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

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

勿遺顛隕也越墜也隕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

商以之與子胥傳語吳王不聽果為越所滅

楚懷王聽張儀計欲許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

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

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

也後而背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後懷王怒張儀之詐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也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而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人遂取漢中之郡

齊王建時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於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疆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弗聽

燕王喜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不可趙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也曰

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
 起二軍車二十乘粟腹將而攻鄆徐廣曰在恒鄉秦山今日高邑
 攻伐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
 百金飲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
 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
 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粟腹
 於鄆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
 里圍其國

害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興亡治亂之所繫焉在昔周
 道陵遲諸侯疆盛家部之伍惟雋是澤斯所以建定
 霸之業成夾輔之勳者也乃有味則哲之鑒孤遺託
 之命或忿其忠讜之諫或乘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
 受禍沒地無告以至悲傷其士庶殞絕其宗社千古
 之下覽之者固可掩卷而嘆息矣

晉懷公立

魯鑿公二十二年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

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
 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胡突曰子來則免
 曰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

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

秦穆公卒

魯文公六年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 以人從葬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 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

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詒之法

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

卒則國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秦穆公葬葬雍秦穆公家在慶泉宮

刑下

晉靈公不君

失君道也

趙宣子驟諫公患之

魯宣公二年

使鉏

麇賊之

鉏麇晉力士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

不解衣冠而睡

鉏麇觸槐而死

槐趙盾庭樹鉏麇具總錄部義例門

是年

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

右軍

趨晉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

獒猛犬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魯宣公九年

皆衷其袒

服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衣

洩野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

宣示也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

衣服也

公曰吾改能矣公告二子二子謀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野

一云洩野聞之入諫日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媿於洩野不能

用其言而殺之

晉厲公五年

魯成公十五年

三郤讒伯宗殺之

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伯

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

匹讒子胥曰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怒王王不備伍負負必為亂與逢同謀共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今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呂邾費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也起禍不難且語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鞅快有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伍子胥屬鏹劍日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齟齬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既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以為器而必置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人滅吳也乃自到

越王勾踐既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鷦

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狡兔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

喙可與其患難不可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

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日子教寡人伐

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存子子為從先王

試之種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

病不任行攻陵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兵兵亡五

較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

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

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屬安定府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遺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遂自殺

齊閔王時負郭之民有狐咷者正議王散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宮部

總序

昔三王家天下以傳於子司馬遷作本紀載夏商之世系詳矣而妣氏多父子繼立商人率兄弟相及儲嫡之制無聞焉禮有文王世子之篇春秋傳載王世子會于首止而諸侯之嫡子亦稱世子蓋成周之制

天王之子稱王世子諸侯之子稱世子又皆有太子之稱秦併六國兼皇帝而建號漢承秦法崇建儲貳以嫡嗣爲皇太子諸侯王之嫡子稱世子焉歷世以選遵其位號蓋大易述主器之義寔長於震宮書紀元良之重以正于萬國前星少海之家著乎穹厚撫軍監國之任備乎出處繼明承序于以顯守祧之貴廟趨郊見于以彰率禮之教授經齒學所以敦道義之則安車金璽所以異車服之等至於宮朝之設則承華博望越藩邸之範官屬之次則保傅三少峻天秩之品其後加四率之衛益坊寺之職命爵之敘侔

於上臺奉養之給亞於尊極良以其承萬代之業居群后之上帝宸之貳體率土之系心當副君之任爲天下之本故其禮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屬焉今之所紀者自文武而降包舉鼎國并敘南北以迄于前唐凡膺明兩之重司七鬯之祀類其行事辨其淑慝若夫少陽毓德終正南面而有發誕彌之祥慶挺淵穆之儀表因心形于孝友作事彰乎令德智量越于群品辭學炤乎世譽係乎一人之善者比不復徵其於建樹明嫡之始尊異師傅之禮出統兵旅居掌國政賓待賢雋諷諫違失及夫胄延之尚齒宮臣之講

學公朝之崇獎優制之旌飾咸用論次以著于編凡儲公部一十七門

建立

王者建立儲貳所以重宗廟社稷而安天下也自內禪已還或弟或子尊尊親親各以其道故周文三朝之事著于禮經漢明四重之德形于詩什書曰一元良萬邦以貞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炤于四方此之謂也若乃東海辭讓劉氏隆於永平晉王矯飾楊宗覆于大業以愛則臨淄京兆幾移魏嗣之賢以功則貞觀開元卒致唐祚之盛繇斯而言至七

承大統者非徒人事蓋亦有天意焉然自周以前不載建儲之事故以漢氏為首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六月壬午立子盈為太子

印惠

帝也

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

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

志

愿快也

今從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

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重謂增益也

謂天下

何

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

其安之

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

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

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

闕猶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體

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陪輔也豈

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

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

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

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以朕為忘

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

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

治安言治理而且安

也寧有天下者莫長焉

言上古已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用此道也

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

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以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

帝設之以撫四海

設置立也

今釋宜建

釋捨也宜建立也

而更選

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

不當更議

子啓最

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帝乃許之因賜天下民

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景帝四年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

七年正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丁丑立膠東王

徹為皇太子

即武帝也

武帝元狩元年四月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

即戾太子也

後元二年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

昭帝也後單名

弗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太司馬大將軍受命遺詔輔少主初衛太子即太子據也為江

克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帝年老寵姬鈎戈趙婕妤有男婕妤居鈎戈宮故稱之帝心欲以為嗣

命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任堪也屬委也帝乃使黃門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黃門之者職任

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及帝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在焉故亦有畫工諱誰當嗣者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宣帝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驚即成帝也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

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徃古近事

之戒禍亂之萌皆繇斯焉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愛孝順可以承天繼序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即哀

帝也初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帝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帝亡

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

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

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弟之子猶
 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襄傳皆如
 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此師古曰兄終
 弟及也此必
 中山王宜為嗣帝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
 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
 年七十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太鴻臚持節徵定
 陶王立為皇太子王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
 王材質不足以假克太子之宮謙不敢言為太子故
 云假克若言非王
 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

千億之報

詩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民宜
 人天之所保佑永得福祿故子孫衆多也

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
 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日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奉恭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為後之誼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六月戊戌立子疆為皇太子

十九年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

國父子之情重久遺之以其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

太子改名莊

即明帝也時樂人作歌詩四章曰重光
 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以贊太子之德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甲子立皇子烜為皇太子

即章
 帝也

章帝建初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

七年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皇子肇為

皇太子即和帝也詔曰皇子肇保育皇后承順懷任導達

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

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

和帝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立皇子隆為皇太子是

夜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即殤帝也

安帝永寧元年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即順帝也

順帝建康元年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

魏武帝既受漢封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漢獻

帝以五官中郎將曹丕為魏太子即文帝也初臨淄侯植

既以才見異而丁議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帝狐疑

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往不自彫勵飲食不

節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

文帝黃初七年五月丙辰立平原王叡為皇太子即明帝也

也丁巳即皇帝位初太子為平原王時文帝以郭后

無子詔使子養之平原以母不道終意甚不平後不

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遇問起居郭后亦自以

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平原不悅有意欲以他姬

于京兆王禮為嗣故久不拜太子平原嘗從文帝射

殺鹿母使平原射鹿子平原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
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
之而樹立之意定至是文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

明帝景初三年正月丁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
即廢帝也
是日即皇位

蜀先主初為漢中王立子禪為皇太子及即尊號册
為皇太子

後主延熙元年正月以子璿為皇太子

吳太帝初受魏封為吳王立子登為王太子黃龍元
年帝即皇帝位以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

赤烏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正月立子和為太子

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處故鄣十一月立子亮為太

子亮字子明太帝少子也帝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

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帝

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妃和廢帝遂

立亮為太子

景帝休永安五年八月戊子立子翬為太子

後主皓建行元年正月立子觀為太子

晉文帝既受魏封為晉王咸熙元年十月魏陳留王

以中撫軍新昌鄉侯司馬炎為晉世子二年五月命

世子為太子即武帝也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次子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問孫秀曰太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為禮不祥國之安危常必繇之何曾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財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太子位于是乃定羊琇涉學有智少與武帝同學甚相親狎每接延同席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譽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嘗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策甚有條理又觀密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

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繇是儲位遂定

武帝秦始三年立皇子衷為皇太子即惠帝也詔曰朕以

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嗣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有施惠之事聞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始終之行曲惠小人故無取焉咸使知聞

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

惠帝永熙元年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即愍

懷太子也

永平元年正月丙午皇太子冠適字熙祖惠帝長子

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惠武帝愛之嘗在左右嘗與諸

皇子戲共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

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

元康九年十二月廢為庶人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臨淮王臧為太孫詔曰咎徵

數發奸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歿今立臧為皇太

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帝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

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太安元年正月皇太子尚薨六月以清河王遐子覃

為皇太子持齊王罔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

太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

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

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繇是陶

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徃代之成式也

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

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

外祖恢世載明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

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

國裔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成都王穎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永興元年九月黜太子覃復爲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詔曰朕以涼德纂承洪緒于茲十有五年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圯絕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尅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外中諸軍事丞相如故時穎旣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封二十郡邦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十二月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

貳政緒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弟豫章

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皇太弟

即

帝也以隆我晉邦時熾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

當典書令廬陵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旣升東宮復贊蕃國今乘輿播越三宮爰曠營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螿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熾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

六年帝蒙塵于平陽前雍州刺史賈匹與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為皇太子於長安帝即愍也

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王位于建康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

太興元年三月丙辰即皇帝位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即明帝也初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瑯琊

王褒有成人之量過於紹從容謂司空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昭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

明帝大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皇子衍為皇太子即成帝也

康帝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時為皇太子帝也

戊戌太子即皇帝位

簡文帝咸安二年七月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

子即孝武帝也
諱曜字昌明

孝武帝太原十二年八月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即安帝也

宋高祖初封宋王以子義符為王太子永初元年六

月即皇帝位為皇太子即文帝也

文帝元嘉六年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臣欽若等

日即元
內也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業為皇太子即前

丹元建立

廢帝未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七年加元服

明帝泰始二年立皇子昱為皇太子即後廢帝也

南齊太子初封齊公時以子顒為齊國世子建元元年四月太祖即位六月立顒為皇太子即武帝也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六月甲申立皇子長懋為皇太子即文惠太子也

永明十二年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四月以長懋長子昭業為皇太孫即鬱林王也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改為皇太孫官屬

東昏侯永元元年四月己巳立子誦為皇太子

梁高祖天監元年既受齊禪有司奏立儲副帝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十一月甲子立長子統為皇太子即昭明太子也時太子年幼依舊於內

并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皇太子始出居東宮

十四年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

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

五月丙申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即簡文帝也

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

月皇太子移還東宮

簡文帝太清三年五月辛巳即皇帝位立太子器為

皇太子

即哀太子也

元帝初封湘東土承聖元年十一月即位立王太子

方矩為皇太子改名元良

即愍懷太子也

後梁宣帝登立子巋為皇太子

即明帝也

明帝即位立子琮為皇太子

臣欽若等曰案後周蕭發傳無年月

陳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九月立皇子伯宗為皇

太子

即廢帝也

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嘉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

廢帝光大元年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即位立皇子叔寶為皇太子

即後

主也二月辛未太子謁太廟

後主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四月立皇子永康公喬

為皇太子

至德二年七月甲午太子加元服

顯明二年六月皇太子廢為吳興王立始安王深為

皇太子

太武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皇子晃為皇太子

即景穆太子

也

冊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三百五十六

文成太安二年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即獻帝也

獻文皇興三年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孝文帝也

文帝太和十七年六月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及冠恂

於廟帝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

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

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

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

尋名求義以順吾旨

二十年十二月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

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太子恪為皇太子即宣武帝也

西魏文帝立子欽為皇太子即廢帝也

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八月立皇子長仁為皇太子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丁亥立子殷王為皇太

子即廢帝也

孝昭帝初封營山王以子百年為世子皇建元年八

月即帝位十二月辛亥立為皇太子即後魏也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丙戌以皇子緯為皇太子即後魏也

後主武平元年六月皇子常生九月立為皇太子

後周太祖既受魏封為安定公恭帝三年以畧陽公

覺為安定公世子即孝昭也初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

已而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

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

帝敬后父也眾皆默然未有言者左僕射李遠曰夫

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為世子公何所

疑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

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

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

賴公決此大議

高祖武帝建德元年四月魯國公立贇為皇太子即宣

也帝親告廟冠於阼階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

太子即靜帝也

隋高祖初封隋王以子勇為王太子開皇元年即位

立為皇太子

二十一年十月乙丑太子勇廢為庶人十一月戊子以

晉王廣為太子即煬帝也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

功成帝業令太子出舍大興縣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丙申立晉王昭為皇太子即元德大

也昭煬帝長子也仁壽三年以晉王領雍州牧煬帝

卽位便幸洛陽宮詔留守京師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官部

建立第二

唐高祖既受隋封爲唐王義寧元年十一月恭帝以

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武德元年五月高祖卽位

六月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

卽隱大也

九年六月癸亥詔曰儲貳之重式固宗祧一有元良

册府元龜

儲官部

卷之二百五十七

以貞萬國天策上將大尉尚書令陝東道大行臺尚書益州道行臺尚書令雍蒲二州都督領十二衛大將軍中書令上柱國秦王世民器質冲遠風猷昭茂宏圖夙著美業日隆孝惟德本周於百行仁爲重任以安萬物王迹初基經營締構戡翦多難征討不庭嘉謀特舉長筭必尅敷政大邦宣風區隩功高四履道冠二南任總機衡庶績惟允職兼內外葵章載穆遐邇屬意朝野具瞻宜乘鼎業允膺守器可立爲皇

太子

即太宗也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卽位十月癸亥尚書八

座奏請立儲貳詔曰尚書奏議以爲少陽作二元良治本虔奉宗祐式固邦家中山王承乾地居嫡長天姿峻嶷仁孝純深業履昭茂早聞獻哲幼觀詩禮允茲守器養德春宮朕欽承景業嗣膺保位憲則前王思隆正緒宜依衆請以答僉望可立承乾爲皇太子貞觀八年二月己巳皇太子承乾加元服
十七年四月乙酉廢太子承乾爲庶人丙戌詔曰昔者哲王受圖上聖垂範建儲兩以奉宗廟總監撫以寧國家旣義出於至公亦事兼於權道故以賢而立則王季興周以貴而升朝明帝定漢詳諸方冊豈不

然乎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將軍晉王洽地居茂親才
惟明德至性仁孝淑質惠和夙著夢日之祥早流樂
善之譽好禮無倦強學不怠今承華虛位率土繫心
疇咨文武咸所推載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
君朕謂此子寔允衆望可以則天作貳可以守器承
統永固百世以言萬國可立治爲皇太子所司備禮
册命即高宗也甲午臨軒授皇太子册已亥御兩儀殿皇
太子侍側陳孝德以戒之謂侍臣曰朕御天下十有
七載遂得太子一詣寢門知子唯父義已體之然初
立以長不能廢棄今者喪敗其自取之矣初承乾之

將廢也魏王泰日入奉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
侍臣曰泰昨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
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孽子臣百年之後當爲
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
此甚憐之褚遂良進曰陛下大失言伏願審思無令
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持國執柄爲天下
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日者立
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有踰於承乾者良
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監不遠足爲龜鏡陛下今
日旣立魏王泰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耳

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因起入內太宗以晉王仁
孝心所鍾愛又以太原瑞石文云李治萬吉意以爲
嗣而未發言泰任數知太宗愛晉王因謂之曰汝善
於元昌今敗得無於憂色晉王憂之見於顏色太宗
怪而屢問方言其故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是
日太宗御兩儀殿群官盡出詔留司徒長孫無忌司
空房玄齡兵部尚書李勣諫議大夫褚遂良謂曰我
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牀引佩刀
無忌等爭趨抱持太宗手中爭取佩刀以授晉王無
忌等請太宗所欲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

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
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旣符我意未知物論
何如無忌等又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伏乞召
問百僚必無異辭若不手舞同音臣負陛下萬死妃
嬪列於紗窻內傾耳者數百人聞帝與無忌等立晉
王議定一時盪呼響振宮掖太宗於是御太極殿召
文武六品以上曰承乾悖逆泰亦敗類朕所觀之皆
不可立欲選諸子尤仁孝者立爲家嗣爾其爲朕明
言衆咸言晉王忠孝仁愛文德皇后之子立爲儲君
無所與讓皆騰躍歡叫不可禁止太宗見衆情所與

顏色甚悅是日秦從百餘騎至永安門詔門司盡辟其騎令引秦於肅章門入出去武門幽於北苑高宗永徽三年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忠高宗長子永徽元年拜雍州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爲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左僕射于志寧等固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先是永徽六年十一月丁卯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曰臣聞元儲以貴立嫡之義尤彰罔敢同名正本之文逾顯所以內崇宗廟外重郊社取鑒前王行之自久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繼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嗣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獲宗降居藩邸從然養德猶韜甲館之符未纂承華尚阻商山之道是使前星匿彩搖岳韜峯臣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外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嗣降神重光有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統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謹按春秋左氏傳云隱公

元年春不書卽位攝也昔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自營菟裘遜而歸老孔子褒其讓嫡旌于此事之書又東觀漢史云光武皇帝子疆居長建武之初爲皇太子及皇后陰氏有子曰莊繇是疆不自寧固求遜位帝乃從之封疆爲東海王竟以莊爲太子是爲孝明皇帝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疆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係心重裕後昆將何播美又且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事或批鱗必嬰嚴憲臣竊爲身計苟且隨流尸祿偷榮故知無咎伏自思忖荷聒先朝引於陋巷之中申以後車之禮雲臺畫象十有八人三紀于茲唯臣僅在趨事陛下綿歷二坊叨處調護之流濫齒正人之伍蔭璇華於望苑雕朽木以爲容推鑿藪於天衢偶雞樹而徒老常思自勉少報洪恩旣屬天步康寧效沉族而無所太階平晏源焚宗而靡由今茲冢嗣執珪下枝當璧孟侯淪屈大典未申臣旣分職文昌典司嘉禮位均宗伯弗敢曠官效命之秋宜在茲日所以思不出位輕叫帝閣冒嚴威

于斧鉞忘忌諱謁精誠天或弗違從其至理朝聞夕
殞抃若登僊如塞謹言謹其勿替煎膏染鼎亦所其
心仍望奉見指陳彝典及召見帝曰卿朕之伯夷也
立嫡之義在禮何如對曰正基本則萬事理皇太子
國之本也本獨未正萬國無所係心據禮最為不可
且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有正為必不自
安竊位而懷自疑恐非宗廟之福願陛下熟計之帝
曰忠已自讓對曰能為太伯願速從之

四年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加元服

後恭謹字
敬皇帝

上元二年六月戊寅立雍州牧右衛大將軍雍王賢

為皇太子

即章懷
太子也

調露二年八月己丑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共王哲

為皇太子

改名顯即
中宗也

永淳元年二月戊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重照中

宗長子開耀二年生於東內殿高宗甚悅及蒲月立

為皇太孫

後避則天諱改名
重潤降封邵王

中宗嗣聖元年二月壬子以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

後改名憲降封寧
王諡曰讓皇帝

神龍二年七月戊申立左衛大將軍衛王重俊為皇

太子時以除遂不行冊禮

即節愍
太子也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丁未以平王隆基有安社稷之功立爲皇太子卽玄宗也制曰舜去四凶而功格天地武有七德而戡定黎民故知有太勲者受神明之福仗義高者爲七鬯之主朕恭臨寶位亭育寰區以萬物之爲心以兆人之爲命雖承繼之道咸以冢嫡居尊而無私之懷必推功業爲首然後可保安社稷永奉宗祧第三子平王隆基孝而克忠義而能勇此以朕居藩邸虔守國彝貴戚中人都無引接群邪害正內黨寔繁利口工言讒說罔極常溫延秀朋徒競起晉卿楚客交構其間潛結回邪排擠端善居人集木君子

子帖危惕口視陰朝不保夕擁羽林萬騎率左右屯營先害朕躬并及太平公主中外良士咸擬勦屠隆基密聞其期先難奮發挺身鞠旅衆應如歸呼翁之間克渠殄滅安七廟於幾墜濟群生於將殞方舜之功過四此武之德逾七靈祇德昆弟樂推一人元良萬邦已定爲副君者非此而誰可立爲皇太子有司擇日備儀注冊命初睿宗卽位議立皇太子以宋王成器長而平王有誅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乖其宜則海內失望非社稷之計臣敢以死請而

平王聞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諸王等咸以平王有社稷大功神祇僉屬群臣又曰除天下之禍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下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乃從之平王又抗表讓曰臣聞立嫡以長古之制也豈以臣有薄効虧失彝章伏願稽古而行臣之願也睿宗不許王又累表懇辭睿宗固拒之

玄宗開元二年十二月辛未立郢王嗣謙爲皇太子制曰樹之后王所以輯寧黎獻前立儲副所以安固宗祧故能崇四術之科爲萬國之本長初君臣之序齒胄知歸溫文恭敬之風群生攸屬古之制也其在茲乎郢王嗣謙聰睿夙成端莊特秀三雍禮樂必也生知五官詞藻居然暗合體道爲器非假於學問資靈授德自符於神解夏弦春誦地義天經立人之道旣彰爲子之誠皆著今昇平在運域中咸寧將有事於元良固不踰於三善宜光近日之敏俾則前星之耀來年正月四日備禮冊爲皇太子所司准式七年十一月皇太子將加元服下制曰元良所以主七鬯奉社稷貞于萬國祝以三加皇太子居長德之地務親仁之道爰就師保克修志業寢門問安而資

敬大學齒胄而徵善大猷且酌元服宜申史稱周頌之年傳紀魯襄之禮粵若敬始謂之成人逮茲建正式展嘉事可以來年正月加元服所司擇日奏聞禮官博士詳考故實允符令典

八年正月甲子皇太子加元服乙丑皇太子謁大廟

十三年制皇太子嗣謙改名鴻二十六年以罪廢為庶人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制曰太寶曰位實在其丕承萬邦以貞必建於明兩服嗣守鴻業祇嚴永圖恭惟七鬯之主豈捨人神之望開府儀同三司兼單于大都督河北河東行軍元帥朔方軍節度使兼關內支度

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等大使上柱國忠王璵天假

聰明生知仁孝君親一致友悌二成温文之德合於

古訓敬愛之風聞於天下嘗以視其所以察其所安

考言有章詢事皆中知子者父允叶於元良以長則

順且符於舊典宜膺擇嗣之舉俾受升儲之命可立

為皇太子即肅宗也仍取來月內擇日冊命所司准式

七月己巳帝御宣政殿會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冊皇

太子忠王璵帝第三子自皇太子璿得罪廢為庶人

王長而最賢遂立為皇太子

肅宗乾元元年五月庚寅詔成王俶宜立為皇太子

册立

改名豫

即代宗也

所司擇日行册禮

七月壬午皇太子於宣政殿謝册命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皇太子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己卯立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爲皇太子甲子雍王表曰臣性本凡愚識無久遠夙承訓誨未達禮經俾踐元良足輕主鬯顧惟孱懦何以克堪然臣頃總戎麾恭憑睿畧在臣何力妄欲貪天且五帝三王立嗣殊制王者家天下以傳子帝者官天下以傳賢胡有居五帝之時行三王之禮臣雖不敏竊謂非宜乃知古之正統不以年樹俊不以嫡明

矣若以臣居嫡而廢德在長而捨賢恐大道淳風隱而不見伏以天下之公器不可虛涉宗廟之宏綱不可輕舉伏惟陛下敦三善之本審萬國之貞不可以私授爲心但可以推賢爲慮則陛下享唐虞之德臣蒙伯邑之名乞回聖慈俯寢恩命帝詔答曰立嫡以長繼統惟賢三代成規百王令典惟爾元子敬而溫文孝叶天經學深義府克奉趨庭之訓遂成麟趾之才須總元戎式平巨猾外蕃受律群帥叶謀咸推兔苑之賢允負龍樓之拜宜膺德舉勿用勞謙乙丑又上表陳讓忝詔不允卽宜斷表

二月己巳帝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先是寶應二年五月宰臣及文武百僚上表請立皇太子兩表不從宰臣等又上言曰伏見儲貳未立明兩虛位累有陳請愚誠不從陛下以郊壘多虞羗戎侵軼卽茲大典姑務安邊誠聖主憂勤謙讓之心非國家固本久遠之計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成化天下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謹案歷代哲王守邦建國未有不先定家嗣以叶群情然後脩禮文緝刑政於是諸侯以秩進戎狄以義斂七鬯以時主監撫以事明宗祀之本不可暫闕今大盜初滅先零猖狂時號艱虞人懷之定

而守嫡不建繼體未孚天下顛顛實有所望陛下固辭未免億兆搖心伏願遠圖百代之謀俯遂群臣之請必冀四夷向化萬國歸誠帝手詔答曰卿等謨明廟堂夾輔王室請正長嫡以崇儲副稱元良之貞固天下之本此調主鬯誠哉是言但以黎庶不康甲兵久頓憂勞旰晷務息人與衆共守斯爲急務冊命之禮輟而未行方俟有年用申盛典高秋玄月平秩不逢因其萬物之成繼以重離之照子孫逢吉是謂大同儲至此時依卿所請宜悉朕懷至是乃降冊命德宗以大曆十四年正月卽位十二月乙卯詔曰主

器者莫若長子繼明者必建儲兩既以傳重亦以崇本則君親之大義帝王之弘範無先於此矣朕以躬身續承丕緒夕惕祇畏惟懷永圖承八葉之耿光居四海而稱大則七鬯之主粢盛之重樹元貴嫡有耶之先宣王誦生知古制既賢且長聰明敏博溫恭孝友不自滿假率由憲章慶發高禔兆申甲觀爲子之道惟父能知審其觀志宜承大統固能總戎監撫載乎鼎寶不絕馳道謙敬益崇問安必自於因心入學固知其讓齒升茲上嗣庶貞萬國可立爲皇太子順宗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建中元年正月册皇太子

子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三月癸巳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固社稷正邦統古之制也廣陵郡王淳孝友莊敬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見明而愛人祇服訓詞文皆合雅講求典禮學必承師言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不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册爲皇太子改名純即憲宗也仍令有司擇日備册命四月巳丑帝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時帝即位已久而

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咸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
 决日有異說又屬頽陰雨皆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
 將行冊禮之夕雨乃止至行事之時天景晴朗有慶
 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有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
 悚動退無不相慶至有感而泣者其日道路觀悅遞
 相傳告中外有屬焉

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詔曰朕聞君天下者緒
 承統業何常不樹建儲貳固安邦家况長子有主器
 之義元良貞立國之道上以嚴宗社之慶下以順長
 久之宜歷考前載率由斯道鄧王寧性與忠敬生知

孝友秉寬明之度體慈愛之心學師訓謨詞尚經雅
 動皆中禮慮不違仁稽以舊章允膺上嗣朕獲續丕
 緒夙夜虔恭常懼神明未敢政理多闕曠茲茂典亟
 涉歲時今屬方隅甫寧品物咸遂覽皇王之制詢卿
 士之謀時瞻大猷莫此為重是用授之七鬯位以青
 宮欽惟永圖俾服休命宜冊為皇太子即惠昭太子也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四月令皇太子居少陽院其年
 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
 至十月方就延冊六年太子薨
 七年七月乙亥制曰承廟祧之尊固邦國之本重其

緒業貞以元良斯今古之通制也乃者春宮曠位已涉歲時將恐禪獻開主鬯之儀膠庠虛齒學之道其何以懷寧方夏章示教源稽諸往冊用舉彝典遂有孝敬忠肅寬明惠和遵保傳之言佩經訓之旨友于兄弟睦于宗親博愛而恕已以誠慎行而飾躬以禮載觀所履克茂厥猷宜升儲闈以對休命朕祗若成憲惟懷永圖法二王垂統之秩紹十聖重光之烈致嚴禋配俾奉粢盛式昭上嗣之宗庶協明離之吉宜冊爲皇太子改名常

即穆宗也

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十月壬寅帝卽宣政殿冊皇太子百寮退謁皇太子

于崇明門幕殿凡三再拜太子皆答拜官寮拜則受之又赴興慶宮進名奉賀皇太后

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癸巳制曰朕聞王者敬承宗祧欽若天命必建元子用寧邦家所以光協繼明嚴當主鬯朕纘承聖緒寅奉丕圖永惟國本之安爰在皇儲之重而青宮久闕望苑未開何以表式元良昭宣鴻業稽於往冊用舉彝章長男景王湛孝愛恭和忠敬誠肅慈惠特稟寬仁夙彰言通典謨動協儀矩睦友宗屬遵承傳道克脩令問日茂嘉猷宜踐儲闈以承休命朕以君尊父嚴每推乾道聞詩學禮用首

人倫嘉翼翼於誠心覩烝烝於孝敬克稱知子無讓
前脩俾奉粢盛式昭元嗣宜冊爲皇太子即敬宗也仍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乙未宰臣百寮並賀皇太后于
興慶宮丙午帝御紫宸殿冊皇太子故事冊太子御
宣政前殿時以帝體未康慮勞登御故從便也是日
備宮懸於紫宸殿廷列而內伏於兩閣門內群臣辨
色序立於宣政門外俄就外廊食訖始具冠服劍履
入日月華門列位於正衙辰後一刻方入閣帝臨軒
後以中官列侍太子步自崇明門以宮寮翼從駙馬
二人扶整衣冠禮儀使導以進及樂作扇開群臣拜

訖太子進至龍墀東西再拜受冊攝中書令社元穎
跪讀冊文以授太子再拜蹈舞乃出歸于崇明門幕
殿群臣賀皇帝訖退詣崇明謁皇太子太子命舉簾
執笏答拜宮寮拜則受之禮畢群臣赴興慶宮稱賀
初穆宗因擊毬暴得風恙機務稍壅外庭不知宮中
安否者三日京師人情惘然右僕射裴度三上疏請
立儲嗣兩省官及翰林學士亦繼陳封章門下侍郎
平章事李逢吉與同列因樞密中使梁守謙劉弘規
王守澄同議遂迎置景王於少陽院然後固請穆宗
御紫宸殿以安衆心乃以十二月五日入閣率百寮

稱賀因請立皇子景王爲儲后感激嗚呼聞者莫不涕零班退又獨進曰景王先聖皇太后嫡長子至正且順事無可疑伏望卽賜宣下臣謹便令有司擇日冊命時穆宗不能言微有許諾之意逢吉還中書草奏封進時同列杜元穎先赴太廟宿齋逢吉後出光範門以所進言請立太子不言請立景王遽迴馬追之獨改奏狀以進翊日詔下遂以景王爲皇太子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甲子詔曰禮重承祧義存繼體思崇守器必務建儲王者所以固大本而貞萬國也魯王永溫仁寬明聰敏孝愛動合至性居無放心樂

善承顏曠度容衆恭勤詩書之教率由忠愿之風懿茲徽猷光我上嗣朕纂奉寶位丕寧聖區欽若舊章同建儲貳爰俾主鬯以率問安統正龍樓之榮昭宣申觀之兆宜膺茂典允屬元良宜冊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太子帝長子也母曰王昭儀帝自卽位承敬宗盤游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方有是命中外慶悅七年八月庚寅御宣政殿冊皇太子禮畢百寮詣興慶宮賀太皇太后義安太后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

冊立

開成三年十月太子薨

開成四年十月制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成天序建儲兩而王重器朕以寡昧祇倚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飭尚書之訓辭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順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以奉粢盛宜廻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以為皇太子宜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自青宮虛位將相大臣百職言者

拜章面陳凡累月帝遂冊立陳王宋立與夷之志也

五年正月文宗暴疾兩軍中尉仇十良等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子廢太子為陳王

五年正月己卯制曰朕顧恥身獲承丕構嚴恭寅畏十有五年雖宇內小康而大道猶鬱方思砥礪期臻治平而天不祐予夙嬰疾疹政既多闕心不自安近者疑沍所侵久而寢劇臣寮愛我內外一心禱祀畢為藥石備至亟換旬月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日登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穎王炎朕昔在藩邸與同師訓動成儀矩深稟

寬仁俾奉昌圖必諸人欲可立為皇太弟即武宗也應軍

國政事便令勾當是日兩軍自十六宅迎帝赴少陽

院百官謁于東宮思賢殿分命群臣告天地社稷

武宗會昌六年三月遺詔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權句

當軍國政事改名忱即宣宗也

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遺詔立長子鄆王溫為皇太

子監國政名漼即懿宗也

懿宗咸通十四年九月制立第五男晉王儼為皇太

子改名儼即僖宗也

僖宗文德元年三月遺詔立壽王傑為皇太弟時帝

暴不豫群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惟

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壽王後改名即昭宗也

昭宗乾寧四年二月丙辰帝在華州節度使韓建表

請立太子已未制德王裕宜冊為皇太子天祐元年八月為蔣

玄暉所害

天祐元年八月遺詔曰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身

哀然不群予所鍾愛必能克奉丕訓以安兆人宜立

為皇太子改名祝監軍國事即哀帝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儲官部

三

誕慶

儀貌

令德

孝友

文學

失德

誕慶

夫王者當宇宙之大承基構之重期本枝之克茂故
至器而斯尚載誕之始慶賜遂行或立禡祝之祠或

赦囚繫之罪或以之賜爵級或因之錫宴喜所以上
祇宗祐下隆基緒者也垂諸竹帛不為過矣

漢戾太子武帝長子帝春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群臣

喜枚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禱祝

禮令祀於高禱高禱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

子喜而立此禱祠而令臯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
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宋太子劭文帝長子元嘉三年閏正月丙戌生二月

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時元帝猶在諒闇故秘之

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有人君即位後

皇后生太子惟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

劭焉體元居正帝甚喜悅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

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和帝中興元年九月

生于襄陽與貴嬪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師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帝嫡長子普通四年五月

丁酉生

陳吳興王裔字承業後主長子也以宣帝大建五年

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

之以為己子是時後主年長未有裔嗣宣帝因命以

為嫡孫其日下詔曰皇孫載誕國祚方熙思與群臣

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薨神自天亦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振迎置太興宮之客

省明年正月戊辰生昭養於宮中

乃大曹主

唐廢太子承乾太子長子武德初文德皇后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

太子忠字正奉高宗長子貞觀十七年十一月甲辰生高宗宴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東宮顧謂宮臣曰

頃來生業稍可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樂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群臣在立於是遍舞盡日而罷賜物有差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高宗開耀二年中宗為皇太子生於東宮內殿高宗甚悅及滿月大赦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

儀貌

夫肖天地之形體雲日之表受最靈之氣有繼明之象故天姿岐嶷出乎自然龍章粹和發於異稟是以君主鬯之重為天下之本有以見容止可度矣

宋太子劭文帝長子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從容有風儀音辭和辯體素過壯有官簡於遨遊

梁昭明太子統高祖長子也美姿貌善舉止體素壯腰帶十圍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嫡長子也性寬和神用端嶷陳太子深後主第四子也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喜愠

唐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

高宗所嗟賞

令德

夫嘉言善行必垂於後蓋以爲人景慕與世作程矧未登儲貳之尊應兩明之象而孝謹天至溫恭日新問安侍膳具瞻三善之姿監國撫軍允副萬邦之望所以妙選羽儀率尊師傅者顯於此矣吳太子登大帝長子接待寮屬畧用布衣之禮或射獵當繇徑道嘗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於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以爲不恐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

近勿言

太子和大帝第三子赤烏五年爲太子都督劉寶白
庶子丁宴宴亦白寶和謂宴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
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自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
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辭和
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與景陵王子良俱好
釋氏立六侯館以養窮民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孝謹天至寬和容衆喜愠
不行於色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

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
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也
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其獄不知所爲具言於高祖高
祖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所寬縱者即使太
子決之每入朝未五鼓治嚴守城開在東宮雖復燕
居內殿一坐一起嘗西向臺宿被召嘗入危坐達旦
以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
膳不兼肉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
清道驅人太子恐致傷痛使提手板代之頓食中得
蠅蟲之屬密置拌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

閤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又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汎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太樂女伎一部畧非所好時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

立二諦法身義並有所通普通元年四月其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會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嘗饌爲小食復敬耆老中舍人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詔陸景每月嘗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自加元服高祖使有萬機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賜與出王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亾無可以歛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容色嘗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

官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
陳太子深後主第四子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
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

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
飾之意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大業元年立爲皇太子昭有
武力能引強努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
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儉素臣
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
愛如此

唐太子弘高宗第五子性仁孝深爲帝及天后所鍾
愛咸亨初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大旱關
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榆皮蓬實者乃
各給米使足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貸人詔許之
顯慶三年薨年二十四甚爲士庶所痛惜高宗親爲
製獻德紀并自書之于石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高
宗所嗟賞上元二年立爲皇太子尋令監國處事明
審爲時論所稱

孝友

古者並建師傅奉乎冢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
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
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竟奉於慈顏怡怡之權溥敦
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已而形四海粲盛有寄
七鬯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於龍樓致美之風事
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遷都建業時登鎮後
以弟慮卒登往建業任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
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
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

以如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少氏有賜登不敢辭拜
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俗服之登將拜太
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
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爲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
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嘗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嘗思戀不樂高祖知之
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
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
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嬪水漿不入口
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

性聖人之制身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
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
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以轉就羸
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爲如此胸中亦比塞成疾故應
強加饘粥不俟我嘗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終喪日
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
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泣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
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
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
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
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携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
伍不復振肅太子所乘舡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
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至上蒙
塵寧忍違離吾今亡慝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
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嘗憚之恐爲後
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旣
長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
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嘗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

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高祖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帝子顯慶初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
罪幽於夜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
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駕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
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
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
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
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法貶惡以誠後
固使商臣之惡顯于千載太子曰非惟口不可道故
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魯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寔資睿情天
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
上里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
辯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
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才智

禮云一有元良萬邦以貞蓋世子之謂也若乃才繇
天縱志本夙成解經若生知臨事必先覺無假師保
之訓自成聰哲之謀而明兩有暉承華作則故可德
而稱也

吳太子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孫
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
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

孫和爲太子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
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嘗
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較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
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僚侍宴言及
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
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
惜力君子慕其太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

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
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
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惡之務以修功德之基其於
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
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
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
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頴好奕有事在著者頗毀焉
故以諷之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少聰慧武帝時官中嘗失
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

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嘗不宜令炤見人君也繇是竒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與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天監元年始二歲立爲皇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性寬和高祖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卽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証人誘口獄翻縣人太子愛故輕當杖四

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折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帝武門弄石獅子高祖與文獻皇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繇是大竒之

唐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少敏惠太宗甚愛之貞觀八

年九月太子來朝太宗謂侍臣曰我以承乾多疾病不令讀書但與孔穎達評論古事我試令作數紙書言經國大體立成三紙頗有可觀先論刑獄爲重深得經邦之要也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初爲潞王始出閣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覽經領覽遂卽不怠我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復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

文學

夫儲貳之建所以重宗祧而承天序也故有師保之訓書禮之教然後溫文著於內英華發於外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世子齒於學之謂也錄漢而下或通經肄業成於講習或立言著論煥乎義趣或雕章麗藻駿發於豪翰或遺文往行克就於編緝斯固彰郁郁之美播洋洋之譽玉振而全相星輝而海潤者已

漢武帝戾太子據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又從瑕丘公受穀梁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也初太祖好左氏春

和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豫章王焜薨太子見帝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

梁高祖昭明太子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諷誦天監八年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嘗自討論篇籍或與文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嘗于時東宮有書三萬卷名才並集文章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子少勤學聰穎有元帝風

陳後主廢太子商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

博通大義並善屬文

隋高祖廢太子勇頗好學解屬詞賦帝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直諫帝覽而嘉之

書具儲宮諫諍門

唐高宗太子弘初入東宮請於崇賢館置學並置生徒詔許之始置學生二十員東宮三師三少賓客詹事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衛率率及崇賢館三品學士子孫亦宜通取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又讀禮記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兼太子賓客許敬

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書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探古今文集摭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以下加級賜帛有差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始出閣高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暫經領覽遂卽不怠上元二年立爲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太安洗馬劉納言雒州司戶格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同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仍以其書付祕閣

太子瑛玄宗子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命瑛題御史大夫李適之所撰河隄記碑額又命永王璘書其碑陰時皇太子與諸王新賦毬塲詩序適之乃上言曰臣不工文且非碩學更紆天人之翰以光鄙野之人又見陛下訓以義方教之親睦文王美棠棣之華皇王之際於斯爲盛事連中禁恐良史闕書請編諸典策以光千古帝手詔報曰卿文勒石誠爲可重故令兒子題額及陰何所發揮而勞致謝毬塲宴樂咸睦深慈豈伊斐然少能申寫卿爲宗子欲名教有歸記之史册亦隨卿意

失德

夫反德爲亂棄德不詳故仲尼戒其不修臯陶勤其邁種良有謂也矧復應前星之象當主鬯之重是爲天下之本用承萬代之業乃有居昏長敖犯義踰矩崇侈汰以自恣謀逸豫以無度雖天威有赫臨之而不悛近侍盡規正之而罔顧以至貽厥敗累垂諸編簡噬臍之悔庸可及乎

晉愍懷太子遹惠帝長子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之密勅黃門闔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嘗自拘束於

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嘗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斷其鞅勒使墮馬爲樂或有犯忤者手目箠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官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嘗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中書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嘗所坐氊中以制之

南齊文惠太子長懋武帝長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
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
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
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內施高郭造游墻數百間
施諸機巧宜須郭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
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以金翠過於雉頭
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
東田起小苑帝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刃金寶太子使
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
師帝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帝幸

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葦達壯麗極目
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師太子懼皆藏匿之繇是見責
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嘗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
儀多所僭擬咫尺及宮禁而帝終不知太子嘗使徐
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武賁雲罕之屬帝嘗幸東宮
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帝不疑及
太子薨嘗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勅有司
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墟館
後魏廢太子恂孝文長子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
河雒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

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嵩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木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儋等親杖恂又令儋等更代百餘下隋廢太子勇高祖長子嘗文飾屬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張樂受賀帝知之間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嘗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隨情各異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

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停斷自此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旨弭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自過

唐隱太子建成高宗長子外結小人內連嬖幸復與諸公主及六宮親戚驕恣縱橫并兼田宅侵奪犬馬同惡相濟掩蔽聰明苟行已志唯以甘言諛辭承候顏色

太子承乾太宗長子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

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
便與群小褻狎有太嘗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
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殺之
承乾痛悼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
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所徘徊流涕仍
於宮中起冢而葬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
托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嘗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
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絲而舞衣尋踵跳劍晝夜不絕
鼓角之聲日聞於外

冊府元龜

